

## 論文

## 《後山集鈔》與清代陳師道的詩史地位

黃瓊誼\*

## 中文摘要

紀昀《後山集鈔》在評論陳師道文學地位上，有其正面積極的意義。紀昀摒除門戶之見，全面地剖析師道各體作品的是非長短，在師道人品節操外，更能確認師道於文學藝術上的成就，進而給予師道文學地位公允的評價。尤其是紀昀的意見，貫徹到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《後山集》提要中，成為官方的立場。以紀昀在文壇的地位，與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官方立場的加持，其對師道文學地位定位的影響，不言而喻。

**關鍵字：**紀昀、《後山集鈔》、陳師道

《後山集鈔》是清代紀昀(1724-1805)對北宋詩人陳師道《後山集》的選集。陳師道(1052-1110)字履常，一字無己，號後山居士，北宋彭城(今江蘇徐州)人。受業於曾鞏之門，又學詩於黃庭堅，後世有「黃陳」之稱。師道常與蘇軾等人唱和，為蘇門六君子之一。師道一生淡薄名利、安貧樂道，但閉門苦吟而已，有「閉門覓句陳無己」<sup>1</sup>之稱。兼之性情高介不為進取計，而導致仕途坎坷，窮困以終，門人魏衍收其所作，成《彭城陳先生集》二十卷。

師道在文學上主張「寧拙毋巧，寧樸毋華，寧粗毋弱，寧僻毋俗，詩文皆然」<sup>2</sup>，其詩作學習杜甫、黃庭堅的形式、句法、格律、用典、語言、風格等，被歸類為江西詩派作家。江西詩派作詩著重鍊字、鍊句，反對庸俗，可矯正初學者平滑淺陋的毛病，但也容易導致作品因而艱澀隱晦，鉅釘典故而缺少詩意的弊病，陳師道也常為後人詬病其詩作過於枯淡瘦硬，苦吟鍛煉過甚。宋代對陳師道詩作評價十分正面，南宋呂本中作《江西詩社宗派圖》，即首列黃庭堅、陳師道、陳與義三人，視陳師道為法嗣之一。元代方回更在《瀛奎律髓》卷二十六中提出所謂「一祖三宗」<sup>3</sup>之說，即把杜甫列為江西詩派之

\*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

<sup>1</sup> 黃庭堅：《黃庭堅全集》〈病起荆江亭即事〉第六首，成都市：四川大學，2001年。

<sup>2</sup> 陳師道：《後山居士詩話》，台北市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。

<sup>3</sup> 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卷二十六〈清明〉評曰「嗚呼古今詩人當以老杜、山谷、後山、簡齋四家為一祖三宗」，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4年，頁691。又稱「老杜詩為唐詩之冠；黃、陳詩為宋詩之冠」(卷一〈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〉評語)，前引

祖，把黃庭堅、陳師道和陳與義列為三大宗師。明代文壇則是有唐宋詩之爭，尤其是明代的前後七子在文學上標榜著「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的主張，後七子中李攀龍編選的《古今詩刪》十四卷，於選錄唐詩之後，就跳過宋詩直接明代，充份反映對宋詩的排斥，因而明人對陳師道文學評價，則不免毀譽參半。<sup>4</sup>清代在祖唐祧宋爭論的氛圍下，能對陳師道作品持公允之論者，當首推紀昀。乾隆二十七年(1762)六月，紀昀從座師錢維城處借閱《後山集》。乾隆二十九年(1764)，時年 41 歲的紀昀，完成刪定《後山集》，七月晦日作〈後山集鈔序〉於福州使院之鏡煙堂。他在〈後山集鈔序〉對陳師道的意見，日後也貫徹到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《後山集》提要中，成為官方的立場，此舉無疑適度地提升了陳師道在詩史上的地位，今略述《後山集鈔》與清代陳師道詩史定位於後。

#### 一、清代陳師道的詩史地位變化

清代陳師道的詩史地位變化，其實也反映出清代對宋詩的接受過程。清初詩壇以唐詩派為主流，師道的詩史地位低下，一些士林名流對陳師道的評論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，如出入唐宋而以唐詩為主的漁洋山人王士禛(1634-1711)，他「鈍根」的評語，便深深地烙印在師道身上<sup>5</sup>，讓人認為師道缺乏揮筆可就的才氣，沒有蘇、黃一氣呵成的創作靈氣，不見神韻：

陳無己平生皈向蘇公，而學詩於黃太史……然予反復其詩，終落鈍根，視蘇、黃遠矣。任淵云無己詩如曹洞禪，不犯正位，切忌死語，恐未盡然。<sup>6</sup>

又如主詩由性情的王夫之(1619-1692)，他反對師道苦吟，作詩以學問為詩，

---

書，頁 20。

<sup>4</sup> 譽之者多贊其人格氣節，如舒芬「高介有節，安貧樂道，與學至行」(《舒梓溪文鈔·四賢堂記》)、揚一清「矯厲凌烈，窮餓不悔」(《弘治袁宏本後山詩注跋》)、郎瑛「有道德史才」(《七修類稿·詩文類》卷 29)。批評者如王世貞指其詩作為「點金成鐵」(《藝苑卮言》卷 4)、胡應麟「二陳五言古皆學杜，所得惟粗強耳……大抵宋諸君子以險瘦生澀為杜，此一代認題差處，所謂七聖皆迷也」、「宋之學杜者，無出二陳，師道得杜骨，與義得杜肉」(《詩藪》外編卷 5)。

<sup>5</sup> 如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卷 4「昔漁洋先生嘗疑天社之語未盡然，而謂後山終落鈍根，視蘇黃遠矣」。方東樹《昭味詹言》卷 10 中以為後山學杜而不及，並非學力不至，乃在於天分不足：「愚嘗細商其故，此非學之不至，得其粗似而遺其神明精神之用云爾也。直由其天才不強」，他還引姚範之言「新城云『後山詩反覆觀之，終落鈍根』」，終落鈍根正是由於後山天才不強所致。

<sup>6</sup> 王士禛：《帶經堂詩話》卷 10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3 年，頁 222。

貶後山詩為「似衲子」的惡詩：

門庭之外，更有數種惡詩，有似婦人者，有似衲子者，有似鄉塾師者，有似游食客者……似衲子者……陳無己刻意冥搜，止墮壘鹽窠臼。

又如「疾後山如仇」<sup>7</sup>的清初晚唐派二馮(馮班、馮舒)兄弟，認為師道詩不學齊梁，失辭藻之美，只算學杜得其皮膜：

後山不讀齊梁詩，只學子美，所以不得法。子美體兼古人，黃、陳不知也。<sup>8</sup>

效杜之極，然未肖也。杜詩對結，是南北朝格法，須聲文俱盡始妙。

後山自杜以上都不解，往往結不住。以為學杜，正在皮膜之外也。<sup>9</sup>

即使在當時鼓吹宋詩的詩家，也多稱許蘇、黃，而鮮少提及師道詩作。少數讚譽後山者如汪琬(1624-1691)《讀宋人詩五首》(其一)，將山谷與師道並稱，視二者為學杜之津梁：

夔州句法香難攀，再見涪翁與後山。留得紫微圖派在，更誰參透少陵關？

吳之振(1640--1717)於《宋詩鈔·後山詩鈔序》中譽之為「其詩深得老杜之法」：

其詩深得老杜之法，今之詩人不能當也……任淵謂……非冥搜旁引，莫窺其用意深處，因為作注。蓋法嚴而力勁，學瞻而用變，涪翁以後，殆難與敵也。<sup>10</sup>

可惜這些對師道詩作肯定的意見，並未流傳開來，使師道詩作獲得時人的重視。清初師道詩史地位不昭，致使其著作也為人輕忽，乏人問津，流傳不廣。從清初圖書收藏家錢曾(1629-1701)所說宋人任淵的《後山詩注》，乃「注家之絕佳者，而傳之獨少」<sup>11</sup>，就可得到印證。也難怪紀昀須從其座師錢維城處借閱《後山集》，才能完成《後山詩鈔》。

<sup>7</sup> 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卷四十二〈寄舅郭大夫〉紀昀評語，前引書，頁910。

<sup>8</sup> 李慶甲集評校點：《瀛奎律髓彙評》中冊卷17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〈寄無斁〉馮班評語，頁667。

<sup>9</sup> 李慶甲集評校點：《瀛奎律髓彙評》中冊卷17，前引書，〈暑雨〉馮班評語，頁668。

<sup>10</sup> 吳之振：《宋詩鈔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頁811。

<sup>11</sup> 錢曾：《讀書敏求記·詩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頁149。《四庫全書總目·後山詩注》提要中，也盛讚任淵注本為「淵生南、北宋間，去元祐諸人不遠，佚文遺跡，往往而存，即同時所與周旋者，亦一一能知始末，故所注排比年月，鉤稽事實，多能得作者本意……援證古今，具有條理，其所得者實多……固與所注《山谷集》均可並傳不朽也。」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，頁2068-2069)。

乾隆至道光早期約百年間的清代中葉，師道詩史地位有了轉變。乾隆早期，唐詩派沿清初風氣，依舊貶抑後山，格調派的沈德潛(1673-1769)<sup>12</sup>、喬億(1701-1788)<sup>13</sup>、王昶(1724-1806)<sup>14</sup>從宗唐的角度，皆指後山不善學杜，遠不如杜甫。而親宋詩者，依舊未確認後山於詩派或詩史中「三宗」的地位。如全祖望(1705-1755)，在〈宋詩紀事序〉中敘江西詩派之流變「涪翁以崛奇之調，力追草堂，所謂江西派者，和之最盛，而宋詩又一變」<sup>15</sup>，只推崇黃山谷，而未把師道列入江西北宋以來諸大家中。

乾隆中期以後，詩壇已不復獨尊唐詩，在逐漸接受宋詩為另一詩史典型時，雖然仍有否定師道者<sup>16</sup>，但也出現肯定師道詩作成就的言論。其中能對師道詩全面審視且能予以公允之論者，當首推紀昀。有關紀昀對師道的評論，主要是在乾隆二十九年所作的〈後山集鈔序〉，此外紀昀對方回《瀛奎律髓》中選的師道詩也有批語，可見紀昀具體評點的意見，此皆容後再敘。以往江西詩派被人詬病擬議有餘而變化不足，往往得其貌未得其神，〈後山集鈔序〉中，紀昀則認為師道「五言律，蒼堅瘦勁，實逼少陵。其間意僻語澀者，亦往往自露本質。然胎息古人，得其神髓，而不自掩其性情，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」<sup>17</sup>，紀昀肯定師道五言律詩既得杜詩之神髓，且仍保有自家風貌，為師道學杜可觀之處。此外，乾隆四十年夏末，盧文弨(1717-1795)在〈後山詩注跋〉中說：

孟東野但能作苦語耳，後山之詩，於澹泊中醞醞乎有醇味，其境皆真境，其情皆真情，故能引人之情，相與流連往復，而不能自己。然當

---

<sup>12</sup>沈德潛：《說詩晬語》卷下：「西江派黃魯直太生，陳無己太直，皆學杜而未濟其胸者」，收入《四部備要》第 256 種，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70 年，頁 11。

<sup>13</sup>喬億：《劍谿說詩》卷下「宋之後山、簡齋五律宗杜，皆粗硬，乏溫醇之氣」，收入郭紹虞主編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3 年，頁 1093。

<sup>14</sup>王昶：《春融堂集》卷 32「宋黃魯直、陳後山諸君，瘦硬通神，不免失之粗率」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 1438 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頁 22。

<sup>15</sup>全祖望：《鮚埼亭集》外編卷 26，收入朱鑄禹彙校集注：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》中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 年，頁 1246。

<sup>16</sup>如李調元(1734-1803)便指後山詩無餘味「西江詩派，余素不喜，以其空硬生湊，如貧人捉襟見肘，寒酸氣太重也……後山詩則味如嚼蜡，讀之令人氣短……真謂之不解詩可也，擁被呻吟，直是枯腸無處搜耳」。李調元：《兩村詩話》卷下，收入《古今詩話叢編》，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 年，頁 44)。

<sup>17</sup>紀昀：〈後山集鈔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河北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5 年，頁 184。

時亦以愛之者絕少，況後世哉！余年五十八始讀而善之，向以黃、陳並稱，余尚嫌黃之有客氣也。<sup>18</sup>

指出後山詩學郊、島，並非只是學其苦吟、雕琢而已，亦有其真性情的流露，這是孟郊、賈島所缺乏的，真性情的流露也正是陳後山詩歌的特點之一。而主張肌理之說的翁方綱(1733-1818)則稱後山學杜未得其神，但仍保有一份樸拙自然的自家面目：

後山極意仿杜，固不得杜之精華，然與吞剝者終屬有間。即以中間有生用杜句者，亦不似元遺山之矯變，亦不似李空同之整齊，蓋此等處尚有樸拙之氣存焉。<sup>19</sup>

(簡齋)大約彷彿後山之學杜，而氣韻又不逮。蓋同一未得杜神，而後山尚有樸氣，簡齋則不免有儉氣矣。<sup>20</sup>

嘉道之間的潘德輿(1785-1839)著重詩教，主張詩品出於人品，他從品格高古與沛然至性的角度，於《養一齋詩話》中大力推許後山詩中表現的人品：

品甚超，詞甚激，正是好高志古，不浪結納者口吻，何為不以高古哉？無己安貧守道，窮厄以死，豈肯為顧影賣弄之詞！<sup>21</sup>

此真眼空一世，無人之見者存也，銜耀干進者胸次有此等語邪！<sup>22</sup>

雖然他也認為師道學杜尚未徹悟通透，但這是因為杜詩不易學，若非後山命短，其成就終或出於山谷之上，就算後山成就不如杜、黃，潘德輿最終仍是肯定了後山的詩史地位為「一代作家而有餘」：

予讀陳後山集，而歎杜之未易學，而不可以不學也。杜詩沈而雄，鬱而透，後山只得其沈鬱，而雄力透空處，不能得之，故彌望皆晦塞之氣。然使假以大年，功力至到，則則鋒鍛洞穿，其所造必在山谷上。<sup>23</sup>然終以用力於杜者久，故下筆深重，為一代作家而有餘。<sup>24</sup>

主張桐城詩說的方東樹(1772-1851)雖力譽山谷而貶師道才力不及，非唐宋大

<sup>18</sup> 盧文弨：《抱經堂文集》卷13〈後山詩注跋〉，收入《四部叢刊初篇》第97冊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15年，頁123。

<sup>19</sup> 翁方綱：《石洲詩話》卷4，收入郭紹虞主編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前引書，頁1428。

<sup>20</sup> 翁方綱：《石洲詩話》卷4，同上注前引書，頁1432。

<sup>21</sup> 潘德輿：《養一齋詩話》卷8，同上注前引書，頁1126。

<sup>22</sup> 潘德輿：《養一齋詩話》卷8，同上注前引書，頁1127。

<sup>23</sup> 潘德輿：《養一齋詩話》卷6，同上注前引書，頁2092。

<sup>24</sup> 潘德輿：《養一齋詩話》卷6，同上注前引書，頁2093。

家，但也能正視師道學黃山谷的成就，並引姚薑塢(姚範)所言，承認師道學杜在五、七律上的成就：

故陳後山雖僅得其清鍊沉健、洗剝渺寂之一體，而終勝冶態凡響近境者也。<sup>25</sup>

其五古，意境句格，森沈淡澀之致，於老杜亦虎賁之似，而無老杜之雄鬱混茫奇偉之境，其五七律，清純沉健，一削冶態瘁音，亦未可輕蔑。<sup>26</sup>

從紀昀的「自露本質」、盧文弨「其境皆真境，其情皆真情」、翁方綱「尚有樸拙之氣存焉」，到潘德輿肯定其「一代作家而有餘」、方東樹肯定後山「未可輕蔑」，都較以往否定聲中，有較正面的評論，也是有助於適度地調升師道於一代或一派中的詩史地位。

到了道咸年間以至清末，沿續著之前論者對宋詩的接受，以及有感於社會的日趨衰敗，尤其是清末同光一派詩人，景仰師道守道固窮的高潔品行，重新探索及宣揚師道的詩學價值，肯定其在中國詩史上的地位。道光後推尊師道的詩家，如下啟同光派的江湜(1818-1866)評其風格為「句律清奇陳後山」<sup>27</sup>、徐嘉(1834-1913)將師道譽為「名並韓蘇尊」<sup>28</sup>、宋詩派莫友芝(1811-1866)言及師道詩為「品詩者謂杜聖、李仙，是子美詩孔子也，昌黎當詩孟子，唐義山、宋山谷、二陳，其詩之孫卿、子雲乎？」<sup>29</sup>，都突出了師道詩史的地位。同光派的代表詩人陳衍(1856-1937)甚為推崇師道其人其詩，在 1914 年 12 月 29 日，與在京詩人夏敬觀、陳衡恪、黃節等十三位，於閔忠寺記念師道忌辰，由陳衍主祭，撰〈祭陳後山先生文〉。文中一則歎師道際遇之窮，為少數幾位工而窮者的詩人，實則盛讚師道操行之高，使百代之下不能忘：

況今日道喪文敝，士大夫方馳驚於利祿聞達之場，歌舞飲博，酣嬉而若狂。猶有人焉，天寒歲暮，集於荒涼寂寞之鄉，為位設奠，概慕徇

<sup>25</sup>方東樹著，汪紹楹校點：《昭昧詹言》卷 10，台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5 年，頁 227。

<sup>26</sup>方東樹著，汪紹楹校點：《昭昧詹言》卷 10，前引書，頁 231。

<sup>27</sup>江湜著，左鵬軍校點：《伏敵棠詩錄·彭表丈屢賞拙詩抱愧實多為長句見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 年，頁 86。

<sup>28</sup>徐嘉：《味靜齋集·題蘇門六君子詩文集擬顏延年五君詠體後山集》卷 8，收入傅璇琮編：《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》(下)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，頁 586。

<sup>29</sup>黃統(1888-1952)於〈邵亭詩草序〉引莫友芝詩論，收入傅璇琮編：《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》(上)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，頁 350。

佯，不厭其無益，不惡其不祥，豈非先生之學之行，非尋常詩人所及，使百世興起而不能忘歟……守死善道，先生有焉。先生之操行，可謂不朽矣。嗚呼！自詩人少達多窮之說起，不以為詩能窮人，即以為窮而後工，然自少陵、東野、玉川、長江以下，迨聖俞與先生，工而窮者不過數公……終景仰於先生曠世之高風。<sup>30</sup>

陳衍更在《石遺室詩話》卷 23 中以「淡淡靛青鬢頭」來比擬師道詩作，認為師道詩有風骨，「非尋常脂粉」，突顯出師道的藝術風格：

詩貴風骨，然亦要有色澤，但非尋常脂粉耳；亦要有雕刻，但非尋常斧鑿耳。有花卉之色澤，有山水之色澤，有彝鼎圖書種種之色澤。王右丞，金碧樓台山水也；陳後山，淡淡靛青鬢頭耳；黃山谷則加赭石，時復著色硃砂。<sup>31</sup>

由於清末同光派的推崇，使得師道在唐宋詩史上的地位由此得到一定的彰顯與鞏固。綜觀有清一代，師道文學地位由被貶抑忽視到被肯定推尊，經歷曲折，其中紀昀的持平之論，有其一定的作用，今敘述如下。

## 二、《後山詩鈔》之意義

前面提到師道的文學地位在清初是普遍地被忽視與貶抑，直到紀昀作《後山詩鈔》，提出一些對師道肯定的意見，情況才逐漸有了轉變。《後山集鈔》是紀昀《鏡煙堂十種》中的一種著作，紀昀節選陳師道《後山集》而成，計收詩一四六首、文四十篇、詩餘八首<sup>32</sup>，份量約為原書六分之一。有序一篇，紀昀提出對師道作品較全面與公正的看法，也是紀昀對江西詩派看法的一環。至於對師道詩作實際的批語，則見於紀昀《瀛奎律髓刊誤》一書，該書對方回《瀛奎律髓》所選的師道詩作也有批語，是紀昀對師道詩作具體微觀的體認。今敘述《後山詩鈔》對師道文學地位的意義兩項於下。

### （一）摒除門戶之見，核其是非長短之實，給予師道文學地位公允的評價

阮元在《紀文達公遺集》序中，曾用「辨漢宋儒術之是非，析詩文流派之正偽」<sup>33</sup>這兩句話來概括紀昀一生的學術成就，其中「辨漢宋儒術之是非」是指紀昀對漢宋學之爭的見解，而「析詩文流派之正偽」就是指出紀昀對唐

<sup>30</sup>陳衍：《石遺室文續集》，收入錢仲聯編校：《陳衍詩論合集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，頁1090-1091。

<sup>31</sup>錢仲聯編校：《陳衍詩論合集》，前引書，頁315。

<sup>32</sup>冒廣生統計為詩148首、文40篇，並未計入詩餘八首。冒廣生：《後山詩注補箋》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，頁13。

<sup>33</sup>紀昀著、孫致中等校點：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三冊，前引書，727頁。

宋詩之爭的見解。摒除門戶之見，認清作者與作品的長短處，並給予作者與作品公正的評論，是紀昀文論的核心思想，也是他一生堅持的理念。從紀氏二十七歲時，第一部選評詩歌之作《玉谿生詩說》開始，他在〈玉谿生詩說自序〉及《玉谿生詩說下·鈔詩或問》「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」<sup>34</sup>條中所說意見，就是要摒除門戶之見，認清義山作品的長短處，以求得義山公平的評價與詩史上的地位，進而平息唐宋詩之間無謂的紛爭：

世之習義山詩者，類取其一二尖新塗澤之作，轉相仿效，而毀義山者，因之指摘拮擊，以西崑為厲禁。反復聚訟，非一日矣。皆緣不知義山之為義山，而隨聲附和，闕然佐鬪，贊與毀皆無當也。夫深山大澤，有龍虎焉，不見其噓而成雲，嘯而生風，而執其敗鱗殘革以詫人，以為龍虎如是，人見其敗鱗殘革也，亦以為龍虎不過如是而鄙之，以為不足奇，可謂之知龍虎哉？（〈玉谿生詩說自序〉）

二馮評才調集意在闢江西而崇崑體，於義山尤力為表揚。然所取多屑屑雕鏤之作而欲持之以攻江西，恐江西之生硬正亦如齊、楚之得失也。夫義山、魯直本源少陵，才分所至，面貌各別而俱足千古。學者不求其精神意旨所在而規規於字句之間，分門別戶，此詆粗莽，彼詆塗澤。不問曲直，哄然佐門，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，江西本不以粗莽為長；塗澤者西崑之流派，西崑亦不以塗澤為長也。（「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」）

直至晚年創作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時，仍不忘藉木魅之口，來調停趙執信和王漁洋兩家詩說。故事中除了分析漁洋山人詩的優劣外，也不忘說明一下兩家詩論產生的背景，而最主要的意見，還是在強調「二家宗派，當調停相濟。合則雙美，離則兩傷」的見解，足見摒除門戶之見，給予作者與作品公正的評論，是紀昀一生堅持的理念：

秋谷與魅語時，有客竊聽，魅謂：『漁洋山人詩，如名山勝水，奇樹幽花，而無寸土菑五穀；如雕欄曲榭，池館宜人，而無寢室庇風雨；如彝鼎疊洗，斑斕滿几，而無釜甑供炊爨；如纂組錦繡，巧出仙機，而無裘葛禦寒暑；如舞衣歌扇，十二金釵，而無主婦司中饋；如梁園金谷，雅客滿堂，而無良友進規諫。』秋谷極為擊節。又謂：『明季詩，

<sup>34</sup>光緒十四年吳縣朱氏校刊本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續編·槐廬叢書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1年，頁28-29。



庸音雜奏，故漁洋救之以清新；近人詩，浮響日增，故先生救之以刻露。勢本相因，理無偏勝，竊意二家宗派，當調停相濟。合則雙美，離則兩傷。」秋谷頗不平之云。<sup>35</sup>

自北宋中期以後，蘇東坡、黃山谷詩的影響日益擴大，「宋調」有別於「唐音」而自成面目，唐宋詩之爭的問題遂逐漸產生，由明至清，歷數百年而不休。紀昀所處的時代也正是祖唐祧宋爭論非常激烈的時期，紀昀學詩並不偏頗祖唐或祧宋，他自稱：

余初學詩從《玉谿集》入，後頗涉獵于蘇、黃，於江西宗派亦略窺涯浚。嘗有場屋為余駁放看，謂余詆譏江西派，意在煽構，聞者或惑焉。及余所編《四庫書總目》出，始知所傳為蜚語，群疑乃釋。<sup>36</sup>

紀昀的文論，主要散見於他所評點的詩文集：《紀評蘇文忠公詩集》、《紀評文心雕龍》、《瀛奎律髓刊誤》、《玉臺新詠》、《王子安集》、《韓致堯集》、《玉谿生詩說》、《黃山谷詩集》、《鏡煙堂十種》(內含《唐人試律說》、《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》、《刪正方虛谷瀛奎律髓》、《李義山詩集》、《後山集鈔》、《庚辰集》…等書)，以及所寫的序跋、硯銘。在這些選評詩文集當中，前人都有爭議和不同評價，如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、李商隱的《玉谿生詩集》，馮舒、馮班批閱的《才調集》等，於是他也通過評點來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主要評點著作有《瀛奎律髓刊誤》、《玉谿生詩說》、《刪正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》、《唐人試律說》、《紀曉嵐墨評唐詩鼓吹》等。此外，他對杜甫、蘇軾、陳師道、黃庭堅等人的詩作也曾作過評點。《才調集》、《玉臺新詠》是主張西崑者最重視的兩部書，而李商隱正是西崑派的宗主。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主張「一祖三宗」，被認為典型的江西派的提倡者。陳師道即是「三宗」之一，除黃庭堅外江西派最重要的詩人。可見紀昀對這些書的評點，正是有意圍繞對此兩派的評價而開展的。王鎮遠<sup>37</sup>點出他通過對這幾種詩集評本的選擇和再評點，是可以看出他所展現的中心思想就是：不要像方回那樣以江西詩派為尊，也不要像錢謙益、二馮那樣以晚唐詩歌為尊，而應該相容並蓄，博採各家之長，要摒除門戶之見，給予作者文學地位公允的評價，《後山集鈔》亦復如是。所以他在〈後山集鈔序〉所說意見，正是欲求得師

<sup>35</sup>紀昀著、孫致中等校點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〈灤陽消夏錄〉卷三，前引書，頁57。

<sup>36</sup>紀昀：〈二樟詩鈔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前引書，頁200。

<sup>37</sup>王鎮遠：〈紀昀文學思想初探〉，《古代文學理論研究》第11輯，1986年8月，頁274。

道公平的評價與詩史上的地位，平息唐宋詩之間無謂的紛爭：

考江西詩派，以山谷、後山、簡齋配享工部，謂之一祖三宗。而左袒西崑者，則掇擊抉摘，身無完膚，至今嘵嘵相詬厲。……向來循聲附和，譽者務掩其所短；毀者並沒其所長，不亦慎耶！……又念其詩，珠礫混雜，徒為論者所籍口。因嚴為刪削，錄成一編，非曰管窺之見可以進退古人，亦欲論後山者，核其是非長短之實，勿徒以門戶詬爭，轟然佐鬪，是則區區之志焉耳。<sup>38</sup>

因此他對方回以及馮氏兄弟偏袒江西、西崑的評論，往往加以駁斥，而二者言之有理者，也毫不保留地加以贊同，可見紀昀力求公允之論的態度：

此論卻是虛谷以門戶之見，曲為左袒耳。凡崇奉一人之詩，即其詩其人不許有一疵瑕，此最文人習氣。<sup>39</sup>(紀批〈除官〉)

虛谷能議李文山「堯時韭」、「禹日糧」，而不敢議後山此句，則左袒江西之故也。<sup>40</sup>(紀批〈寄潭州張芸叟〉)

雖無警策，氣骨自蒼。……馮氏詆其不通，則太過矣。<sup>41</sup>(紀批〈山口〉)

馮(舒)云：「第六句費解，亦接不下」余謂費解有之，卻無甚接不下。此詩頽然自放，傲然自負，寬眼前無可語者，惟看雁去鴉還耳。語不接而意接，不可以「昆體」細碎求之。高爽。<sup>42</sup>(紀批〈後湖晚出〉)

此皆(馮舒)有意推求，不為公論。<sup>43</sup>(紀批〈別寶講主〉)

「眼中稀」即是「塵外趣」然驟看殊不醒豁，馮氏抹之是也。<sup>44</sup>(紀批〈秋懷示黃預〉)

(方回)此評最是。<sup>45</sup>(紀批〈和和叟梅花〉)

一片宋調，故馮(班)氏以為「野」，通首惟次句切夏，馮氏謂「不見夏日」，亦中其病。<sup>46</sup>(紀批〈次韻夏日〉)

紀昀對陳師道詩文之評價，在全面性地核其是非長短之實後，得到「棄

<sup>38</sup>紀昀：〈後山集鈔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前引書，頁 184。

<sup>39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 137。

<sup>40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 93。

<sup>41</sup>李慶甲集評校點：《瀛奎律髓彙評》中冊卷 29，前引書，頁 1284。

<sup>42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 313。

<sup>43</sup>李慶甲集評校點：《瀛奎律髓彙評》中冊卷 24，前引書，頁 1079。馮舒評語為「一話到『江西派』便令人欲嘔欲殺，真詩厄也。」

<sup>44</sup>李慶甲集評校點：《瀛奎律髓彙評》中冊卷 12，前引書，頁 445。

<sup>45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 473。

<sup>46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 231。

短取長，要不失為北宋巨手」的結論。這樣的結論，正是紀昀糾舉「向來循聲附和，譽者務掩其所短」的江西派和「毀者並沒其所長」的西崑派兩者偏頗得來的：

山谷、後山、簡齋皆學杜，而未得其一體也。故謂三家學杜可，謂學杜當從三家入不可。<sup>47</sup>(紀批〈登鵲山〉)

情真格老，一氣渾成。馮氏疾後山如仇，亦不能不斂手此詩。公道固有不泯時。<sup>48</sup>(紀批〈寄外舅郭大夫〉)

晚唐人點綴景物，誠為瑣屑陳因。然前代詩人亦未嘗不寓情於景。此語雖切中晚唐之病，然必欲一舉而空之，則主持太過。<sup>49</sup>(紀批〈寄外舅郭大夫〉)

也是紀昀摒除門戶之見，才能得到的公允之論，鄭騫也認為「方評後山詩，往往過譽，二馮又貶抑太甚，紀曉嵐多持平之論」<sup>50</sup>、「紀評是持平之論，善於運用虛字是後山特長，必以此為高格則是偏見」<sup>51</sup>，並且認為「棄短取長，要不失為北宋巨手」這兩句結論，「此段論後山詩文，最為精切公允，能屏除明末清初諸人唐宋門戶之見」<sup>52</sup>。「勿徒以門戶話爭，轟然佐鬪」，紀昀作《後山集鈔》的「區區之志」，卻對陳師道的文學地位有積極提升的意義。

## (二)對陳師道詩文全面性之評價

想要給予作者文學地位公允的評價，勢必將其作品的長短優劣，一一釐清，才能做出正確的評論。師道的人品高潔，譽之者往往從詩品與人品的角度來肯定他。但紀昀不像明代論者和同光派詩人，從知人論世的角度來肯定師道，他對陳師道詩文之評價，首先便是全面性地剖析師道五七言古詩、五七言律詩、五七言絕句、古文等作品的長短優劣，一一加以剖析核實，在師道人品節操外，確認師道的文學藝術上的成就：

<sup>47</sup> 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8。方回評語為「細味句律，謂後山學山谷，其實學老杜，與之俱化也，故書此以示學者。」

<sup>48</sup> 李慶甲集評校點：《瀛奎律髓彙評》下冊卷42，前引書，頁1501。馮舒評語為「如此學杜，豈不斂手拊心？乃知後山若不入江西派，定勝聖俞。」

<sup>49</sup> 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910。方回評語為「後山學老杜，此其逼真者。枯淡瘦勁，情味深幽。晚唐人非風、花、雪、月、禽、鳥、蟲、魚、竹、樹，則一字不能作。「九僧」者流，為人所禁，詩不能成，曷不觀此作乎？」

<sup>50</sup> 鄭騫：《陳後山年譜·後山詩輯評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4年，頁137。

<sup>51</sup> 鄭騫：《陳後山年譜·後山詩輯評》，前引書，頁140。

<sup>52</sup> 鄭騫：《陳後山年譜·後山詩輯評》，前引書，頁146。鄭氏原文指《四庫全書總目·後山集》提要「棄短取長，固不失為北宋巨手」，兩者意思，毫無二致。

平心而論，其五言古，剗削堅苦，出入於郊、島之間。意所孤詣，殆不可攀；其生硬杈枒，則不免江西惡習。七言古，多效昌黎，而間雜以涪翁之格。語健而不免粗，氣勁而不免直喜；喜以拗折為長，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。篇什特少，亦自知非所長耶。五言律，蒼堅瘦勁，實逼少陵。其間意僻語澀者，亦往往自露本質。然胎息古人，得其神髓，而不自掩其性情，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。七言律，嶽崎磊落，矯矯獨行。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，是其短。五、七言絕，則純為少陵遺興之體，合格者，十不一二矣。大抵絕不如古，古不如律，律又七言不如五言。……其古文之在當日，殊不擅名，然簡嚴密栗，可參置於昌黎、半山之間。雖師子固、友子瞻，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，似較其詩為過之，顧世不甚傳，則為諸巨公盛各所掩也。余雅愛其文，謂不在李翱、孫樵下。<sup>53</sup>

紀昀上述的這段話，在師道文學評論史上有三點意義：一是首見對師道各種體例作品加以核其是非長短之實，有了這種種全面性的剖析審視後，才能對師道的文學地位得出公允的評價，而非流於印象式的評論。二是在師道詩作評價之外，肯定師道在古文上的成就，「簡嚴密栗」、「雖師子固、友子瞻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」，點出了師道古文的特色與成就，這也是言前人所未言的創舉之論，對師道文學地位的提升，是有積極的意義。三是肯定師道在五言律詩上，善於學杜的成就「實逼少陵」，而又「自露本質」、「不自掩其性情」。這樣的評價，和漁洋山人王士禎評定師道之詩為「終落鈍根」大不相同，難怪日後紀昀在《四庫全書總目·後山集》提要中稱「王士禎至指為鈍根，要亦門戶之私，非篤論也」<sup>54</sup>。至於所謂自然流露的本質，掩蓋不了的性情，紀昀在〈早春〉批語為「自然閑雅，良由氣韻不同」，這種不同於他人的氣韻，就是師道自然流露的本質，掩蓋不了的性情，表現出「自然閑雅」的詩風。鄭騫對紀昀點出此點，甚為讚譽：

自然閑雅，亦後山詩佳處之一，不僅此首為然，前人論後山，多未注意及此。<sup>55</sup>

當然，紀昀並非全然接受師道作品，對於一些沾染江西詩派生硬、晦澀、粗硬等弊病的作品，以及失敗的作品，仍會不假顏色，給予批評：

（方回）雖未免推尊太過，然後山詩境實高。惟江西習氣太重，反落偏

<sup>53</sup>紀昀：〈後山集鈔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前引書，頁 184-185。

<sup>54</sup>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 15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，頁 2068。

<sup>55</sup>鄭騫：《陳後山年譜·後山詩輯評》，前引書，1984 年，頁 137。

鋒耳。<sup>56</sup>(紀批〈元日〉)

後山風格本高，惟沾染江西習氣，有粗硬太甚處耳。<sup>57</sup>(紀批〈放懷〉)  
生硬晦澀，是江西派過求瘦硬之病。<sup>58</sup>(紀批〈登鵲山〉)

「車輿」字太復，「火城」字太假借，「彭、黃」二字太捏造。且前六句皆雙字平頭，殊為礙格。結二句尤通套。此後山極敗之筆。<sup>59</sup>(紀批〈和元夜〉)

但紀昀雖不滿江西詩派過求瘦硬之弊，卻也能接受師道作品中有自家面目，感情自然流露，雖僻澀而格調老成宋詩風格的作品，如「老成」<sup>60</sup>、「老健」<sup>61</sup>、「老境」<sup>62</sup>、「老潔」<sup>63</sup>等，都是紀昀常用來讚譽師道詩作的風格，他對「老」進一步加以理論闡述，「淺語卻極自然，熟語卻不陳腐，此為老境」<sup>64</sup>、「似平易而及深穩，斯為老筆」<sup>65</sup>，讓「老」的評論，變的具體、明晰。有意識地從「老」這個角度，來評論作品的藝術風格，進而肯定「老」為中國詩歌的一種典型<sup>66</sup>，是清人在接受蘇、黃豪放奇崛的宋詩風格外，也能接受師道老健樸拙的藝術特點。

### 三、《後山集鈔》之影響

#### (一)紀昀評論師道文學意見，能開時代風氣之先

歷來對師道的評論，往往拘於門戶之見，不是過分地放大其優點，就是斤斤計較其短處，正所謂「向來循聲附和，譽者務掩其所短；毀者並沒其所長，不亦慎耶」，紀昀破除門戶偏見，全面性地剖析師道五七言古詩、五七言律詩、五七言絕句、古文等作品的長短優劣，並核其是非長短之實，給予師道文學地位公允的評價。是以自清代中葉之後，除唐詩派仍一筆否定師道外，

<sup>56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 330。

<sup>57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 586。

<sup>58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 8。

<sup>59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前引書，頁 334。

<sup>60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紀批〈立春〉(前引書頁 208)。

<sup>61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紀批〈早起〉(前引書頁 298)、〈登快哉亭〉(前引書頁 8)、〈九日寄秦觀〉(前引書頁 368)、〈寄張文潛舍人〉(前引書頁 683)、〈別鄉舊〉(前引書頁 640)

<sup>62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紀批〈寄無斁〉(前引書頁 386)。

<sup>63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紀批〈次韻晁無斁〉(前引書頁 209)、〈秋懷示黃預〉(前引書頁 250)、〈湖上晚歸寄詩友〉(前引書頁 312)。

<sup>64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紀批〈雪作〉，前引書，頁 533。

<sup>65</sup>方回選評、紀昀刊誤：《瀛奎律髓》，紀批〈感梅憶王立之〉，前引書，頁 448。

<sup>66</sup>楊子彥：〈論「老」作為文論範疇的發生與發展〉，《文學評論》，2005：3，頁 43。

逐漸出現能從折衷的角度，來看待師道文學地位的言論。如翁方綱一方面認為二陳學杜不逮「自後山、簡齋抗懷師杜，所以未造其域者，氣力不均耳」<sup>67</sup>，但一方面仍能欣賞師道不做作、不模擬，「尚有樸拙之氣存焉」。主張性靈之說的袁枚(1734-1803)也欣賞地說師道詩中有些理語「何嘗非詩家上乘」<sup>68</sup>，無疑地都是以更公平開闊的視野來評論師道。翁、袁皆與紀昀雖為同時期人物，但紀昀的主張有明確日期(乾隆 29 年)，更別說他在乾隆 15 年在評點李義山作品時，就已提出摒除門戶之見的評論方式。雖然沒有明顯證據說明紀昀主張影響到翁、袁，但是說紀昀的主張開風氣之先，當不為過。

更何況紀昀「棄短取長，要不失為北宋巨手」的評價，時間早於潘德輿所說的「一代作家而有餘」；紀昀「五言律，蒼堅瘦勁，實逼少陵。其間意僻語澀者，亦往往自露本質。然胎息古人，得其神髓，而不自掩其性情，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。七言律，嶮崎磊落，矯矯獨行。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，是其短」五、七律的評價，也早於方東樹「其五七律，清純沉健，一削冶態瘁音，亦未可輕蔑」五、七律的評價，這些都可以看出評論師道文學地位轉變的跡象，也都是紀昀發其先聲，所以吳淑鈿認為紀昀的「棄短取長」、「自露本質」寬容態度，摒除清初以來的唐宋門戶之見，起著一定的啟示作用。<sup>69</sup>

(二)意見貫徹到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《後山集》提要中，成為官方的立場

紀昀乾隆 29 年〈後山集鈔序〉對師道評論的意見，也貫徹到乾隆 42 年的《四庫全書》《後山集》書前提要，與乾隆 60 年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《後山集》提要中，成為清代官方的立場，此舉無疑更有力地提升了陳師道在詩史上的地位。為求方便比較，試將三者列表分析：

	乾隆 29 年〈後山集鈔序〉	乾隆 42 年《後山集》書前提要	乾隆 60 年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《後山集》提要
作者版本介紹	後山集一十卷，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也，近雲間趙氏刊行之顧衍記詩四百六十五篇，編	後山集二十四卷，宋陳師道撰。師道字履常，一字無己，彭城人。受業曾鞏之門，又學詩於黃庭	宋陳師道撰。師道字履常，一字無己，彭城人。受業曾鞏之門，又學詩於黃庭

<sup>67</sup>翁方綱：《石洲詩話》卷 4，前引書，頁 129。

<sup>68</sup>袁枚：《隨園詩話》卷 3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 年，頁 94。

<sup>69</sup>吳淑鈿：〈清代的後山詩評與詩史地位〉，《人文中國學報》22 期，2016 年 5 月，頁 86。

	<p>六卷；文一百四十篇，編十四卷，今本乃詩七百六十五篇，編八卷；文一百七十一篇，編九卷。又衍記詩話、談叢各自為集，而今本談叢四卷、詩話一卷，又理究一卷，長短句一卷，皆入集中，則此本又非魏氏手錄之舊矣。王午六月，從座師錢茶山先生借閱，令院吏毛循鈔之。循本土人，所鈔不甚誤，而原本訛脫太甚，九卷以後尤不勝乙。因雜取各書所錄後山作，鈎稽考證，粗正十之六七，乃略可讀，因得究其大意。</p>	<p>堅。元祐初，以蘇軾薦除教授，後召為秘書省正字，事蹟具《宋史·文苑傳》。師道集為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，後有衍記，稱以甲、乙、丙稿合而校之，得詩四百六十五篇，分為六卷。文一百四十篇，分為十四卷。《詩話》、《談叢》則各自為集云云。徐度《卻掃編》稱師道吟詩至苦，竄易至多，有不如意則棄稿，世所傳多偽，惟魏衍本為善是也。此本為明馬暉所傳，而松江趙鴻烈所重刊，凡詩七百六十五篇，編八卷。文一百七十一篇，編九卷。《談叢》編四卷，《詩話》、《理究》、《長短句》各一卷，又非衍之舊本。方回稱謝克家所傳有《後山外集》，或後人合併也。</p>	<p>堅，元祐初，以蘇軾薦除棣州教授，後召為秘書省正字，事蹟具《宋史·文苑傳》。是集為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，前有衍記，稱以甲、乙、丙稿合而校之，得詩四百六十五篇，分為六卷，文一百四十篇，分為十四卷，《詩話》、《談叢》則各自為集云云。徐度《卻掃編》稱師道吟詩至苦，竄易至多，有不如意則棄稿，世所傳多偽，惟魏衍本為善是也。此本為明馬暉所傳，而松江趙鴻烈所重刊，凡詩七百六十五篇，編八卷，文一百七十一篇，編九卷，《談叢》編四卷，《詩話》、《理究》、《長短句》各一卷，又非衍之舊本。方回《瀛奎律髓》稱謝克家所傳有《後山外集》，或後人合併重編歟？</p>
<p>五言古詩評價</p>	<p>平心而論，其五言古，劖削堅苦，出入於郊、島之間。意所孤詣，殆不可攀；其生硬杈枒，則不免江西惡習。</p>	<p>其五言古詩，出入郊、島之間，意所孤詣，殆不可攀。而生硬之處，則未脫江西之習。</p>	<p>其五言古詩，出入郊、島之間，意所孤詣，殆不可攀，而生硬之處，則未脫江西之習。</p>
<p>七言古詩評價</p>	<p>七言古，多效昌黎，而間雜以涪翁之格。語健而不免粗，氣勁而不免直喜；喜以拗折為長，而不免少開合</p>	<p>七言古詩頗學韓愈，亦間似黃庭堅，而頗傷響直，篇什不多，自知非所長也。</p>	<p>七言古詩頗學韓愈，亦間似黃庭堅，而頗傷響直。篇什不多，自知非所長也。</p>

	變動之妙。篇什特少，亦自知非所長耶。		
五言律詩評價	五言律，蒼堅瘦勁，實逼少陵。其間意僻語澀者，亦往往自露本質。然胎息古人，得其神髓，而不自掩其性情，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。	五言律詩，佳處往往逼杜甫，而間失之僻澀。	五言律詩，佳處往往逼杜甫，而間失之僻澀。
七言律詩評價	七言律，嶮崎磊落，矯矯獨行。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，是其短。	七言律詩，風骨磊落，而間失之太快、太盡。	七言律詩，風骨磊落，而間失之太快、太盡。
五、七言絕句評價	五、七言絕，則純為少陵遣興之體，合格者，十不一二矣。	五、七言絕句，純為杜甫遣興之格，未合中聲。	五、七言絕句，純為杜甫遣興之格，未合中聲。
長短句評價		長短句亦自為別調，不甚當行。	長短句亦自為別調，不甚當行。
古文評價	其古文之在當日，殊不擅名，然簡嚴密栗，可參置於昌黎、半山之間。雖師子固、友子瞻，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，似較其詩為過之，顧世不甚傳，則為諸巨公盛各所掩也。余雅愛其文，謂不在李翱、孫樵下。	其古文在當日殊不擅名，然簡嚴密栗，實不在李翱、孫樵之下，殆為歐、蘇、曾、王盛名所掩，故世不甚推。	其古文在當日殊不擅名，然簡嚴密栗，實不在李翱、孫樵下，殆為歐、蘇、曾、王盛名所掩，故世不甚推。
總評	大抵絕不如古，古不如律，律又七言不如五言。棄短取長，要不失為北宋巨手。	大抵詞不如詩，詩絕句不如古詩，古詩不如律詩，律詩則七言不如五言。……棄短取長，固不失為北宋巨手也。	大抵詞不如詩，詩則絕句不如古詩，古詩不如律詩，律詩則七言不如五言。……棄短取長，固不失為北宋巨手也。
著作用意：糾正門戶偏見，給予公允評價。	考江西詩派，以山谷、後山、簡齋配享工部，謂之一祖三宗。而左袒西崑者，則掄擊抉摘，	方回諸人一祖三宗之說，  未免太過；馮班諸人	方回論詩，以杜甫為一祖，黃庭堅、陳與義及師道為三宗，推之  未免太過。馮班諸人



	<p>身無完膚，至今叻叻相詬厲。……向來循聲附和，譽者務掩其所短；毀者並沒其所長，不亦慎耶！……又念其詩，珠璣混雜，徒為論者所籍口。因嚴為刪削，錄成一編，非曰管窺之見可以進退古人，亦欲論後山者，核其是非長短之實，勿徒以門戶詬爭，轟然佐鬪，是則區區之志焉耳。</p>	<p>肆意詆排，要亦非篤論也。</p>	<p>肆意詆排，王士禎至指為鈍根，要亦門戶之私，非篤論也。</p>
--	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比較這三者內容，在文字敘述上雖有繁有簡，但在內容意見上，除了〈後山集鈔序〉對著作作用意更為詳細，以及並未評論師道長短句(但《後山集鈔》仍收錄 8 首)；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《後山集》提要多「王士禎至指為鈍根，要亦門戶之私」評論外，其餘都只是文字出入，意見並無不同。就算是《後山集》書前提要署名總纂官臣紀昀、臣陸錫熊、臣孫士毅三人，但所表現的意見和〈後山集鈔序〉並無不同。更別說完成於乾隆 60 年的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另兩位總纂官陸、孫二人，已早早離開《四庫全書》後續的編修工作，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實際是由紀昀獨力完成修訂工作<sup>70</sup>，而《後山集》提要的意見，事實上仍是紀昀意見的展現。以紀昀在文壇的地位，與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官方立場的加持，其對師道文學地位定位的影響，自然可知。

### 結語

紀昀《後山集鈔》所展現的摒除門戶之見，認清作者與作品的長短處，並給予作者與作品公正的評論，是紀昀文論的核心思想，也是他一生堅持的理念，紀昀所批點的文集，都有這樣的主張。詞場恩怨，任何時代都有，難免會有偏見的產生，紀昀深深地瞭解到這種情形，鑑於以往文林間那種門戶之爭的弊端，紀昀在批評時本著客觀的態度，「若懷挾恩怨，顛倒是非，如魏

<sup>70</sup>此說詳見王鵬凱：〈紀昀撰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之論析〉，《東海圖書館館訊》新 97 期，2009 年 10 月，頁 70-75。

泰、陳善之所為，則自信無是矣」<sup>71</sup>。甚至到晚年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，還借著鬼魂之口以譏諷門戶之爭，足見門戶之爭為紀昀深所厭惡，才會不忘藉小說以譏諷一番：

嘉祥曾英華言：一夕秋月澄明，與數友散步場圃外，忽旋風滾滾，自東南來，中有十餘鬼，互相牽曳，且毆且詈，尚能辨其一二語，似爭朱陸異同也。門戶之禍，乃下徹黃泉乎？<sup>72</sup>

正因為紀昀能實踐他身為批評家所必需具有的公正態度，所以他對各個派別不至有黨同伐異的評論，因此徐世昌在《清儒學案》中評論紀昀，除了點出了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「創自古簿錄家所未有」在學術上的成就外，也說出紀昀「持論屏除門戶，一洗糾紛」、「欲矯宋明末流之弊」的用心，可謂是了解紀昀學術成就與思想內涵的評語：

獻縣(紀昀)以通儒遭際明盛，綜覽四部，考證詳明，創自古簿錄家所未有。其持論屏除門戶，一洗糾紛，而欲矯宋明末流之弊，頗有所抑揚。<sup>73</sup>

正因為紀昀能力求公允之論，所以才能贏得周中孚如此的讚譽：

竊謂自漢以後簿錄之書，無論官撰私著，凡卷第之繁富，門類之允當，考證之精審，議論之公平，莫有過於編矣。<sup>74</sup>

紀昀《後山集鈔》對清代陳師道的文學地位定位，是有正面的意義。有清一代，師道文學地位由被貶抑忽視到被肯定推尊，經歷曲折，其中紀昀的持平之論，有其一定的作用。紀昀全面性地剖析師道五七言古詩、五七言律詩、五七言絕句、古文等作品的長短優劣，一一加以剖析核實，是在師道人品節操外，更能確認師道的文學藝術上的成就。而紀昀能接受師道作品中有自家面目，感情自然流露，雖僻澀而格調老成宋詩風格的作品，是清代文人在接受蘇、黃豪放奇崛的宋詩風格外，也能接受師道老健樸拙的藝術特點，都是有助於適度地調升師道於一代或一派中的文學地位。尤其是紀昀的意見，貫徹到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《後山集》提要中，成為官方的立場。以紀昀在文壇的地位，與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官方立場的加持，其對師道文學地位定位的影響，不言可喻。

<sup>71</sup>紀昀：〈姑妄聽之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，前引書，頁 375。

<sup>72</sup>紀昀：〈槐西雜誌〉卷二，前揭書第二冊，頁 277。

<sup>73</sup>徐世昌：〈獻縣學案〉，《清儒學案》第 4 冊卷 80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 年，頁 1。

<sup>74</sup>周中孚：《鄭堂讀書記》卷 32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8 年，頁 587。